

中国人民大学

Renmin University
of China



性社会学研究所

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
Sexuality and Gender

<http://www.sexstudy.org>

[首页](#) | [学科建设](#) | [基础研究](#) | [应用研究](#) | [著作发布](#) | [图书检索](#) | [通俗文章](#) | [文献介绍](#) | [讨论地带](#) | [通讯文档](#)

您的位置: [首页](#) -> 论文集《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》

02_序言

作者: 潘绥铭 来源: 《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》 类别: 论文集《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》 日期: 2005.07.02 今日/总浏览:
3/1019

潘绥铭主编: 《艾滋病时代的性生活》,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04年

序言

潘绥铭

自从1990年参加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以来,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与过去人类所经受过的其他疾病相比,艾滋病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,才会引起人们如此重视呢?要说“一旦发病必死无疑”的话,那么各种癌症也差不多同样厉害,存活希望很小;要说容易传染的话,艾滋病可远远比不上“非典”,甚至比不上传播途径大体相同的“乙肝”。想来想去,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艾滋病可以通过性行为来传播,被认为是一种登峰造极的“性病”。而且,无论什么事,只要跟“性”扯到一起,人们的神经就不由地紧张起来。

这种紧张,由于最近20年来中国的被“性化”而加剧。就在短短的20年前,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不但是“闻性色变”,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“性”可闻,更没什么可见。现在呢,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逃离“性”的种种表达与暗示了。这种“性化”当然是社会文化的发展,但是抵制它的人并不少;所以艾滋病一来,就有人出来提醒了:性,并不是一切都好,还会要命呢!

随着预防艾滋病工作的逐步开展,这种警告也升级了。许多学者已经论证出:在性生活里,艾滋病风险最大的行为是什么?不是某些性行为方式,而是不使用安全套。那么为什么不使用呢?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一由于双方互爱,所以不能怀疑对方,所以就不能使用安全套。结果,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因素,就是一一爱情!

这并不奇怪,更不是哗众取宠。仔细想想,爱情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是最大的风险:爱情是财产的最大风险,因为一旦爱起来,一个人可以摇身一变成为“败家子”。爱情也是功名事业的最大风险,就是所谓“不爱江山爱美人”。爱情还是婚姻家庭的最大风险,别说“婚外恋”,就连“非法同居”也大都是爱情在“作怪”。总之一句话:爱情使人变傻。

可是,有多少人因此就不需求爱情了呢?就算我自己心如古井,也挡不住“被爱情撞了腰”啊。

所以说,爱情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,无论多大,都只不过是“必要的代价”,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不得不付出的牺牲。人们所能指望的,也只不过是付出的更少而获得的更多。

同理可证,性生活中的艾滋病风险也是如此。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,以为“性”是天然安全的;但是也不能反

过来认为它必然是危险的。“性”，在给我们带来一切美好的同时，也促使我们付出努力去改变不安全的性行为方式；就像无论怎样地风和日丽，也无法否定阴影的存在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什么阴影都不能遮住那美好的艳阳天。

我们毕竟是幸运的，因为在性生活里预防艾滋病实在是很简单的事情——使用安全套。只要我们肯于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付出，进一步能够从中汲取与享受那种付出的快乐，再进一步，去努力互相回报对方的付出；那么我们的性生活不但会更加安全，也会更加美好。

所以说，预防艾滋病不能仅仅从“阻击”的角度出发，不能老是谈风险，更不能搞恫吓。它应该从“进攻”的角度，响亮地提出“建设更加美好的性生活”的口号，调动人们“吃小亏占大便宜”的积极性，在使用安全套的前提下，努力地发展双方在性生活中的心理感受素质、人际协调能力与各种性的操作技巧。也就是说，预防艾滋病的工作，必须从目前这种单纯的牺牲，转变为获益匪浅的进取，才会有效果与前途。

这将是人类的双重胜利——驱除病魔；强化幸福；而後者的价值意义远远大于前者。

关闭窗口

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未经允许请勿转载，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。

Copyright ©2002-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
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: (010) 62514498 Email: book@sexstudy.org